



PL
2690
S3
1644
v14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四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叅訂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玄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不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于此有天倫之感焉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于文王不則不以文王之事曰其父而仍謚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草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草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丕篡之實操篡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爲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荳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荳之咏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荳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開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隕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爲然哉凡今之人有以兄弟而相煎者觀于其文亦宜爲之泣然矣

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修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卽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面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于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懦弱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畧自矜而驅雄兵于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集文士于臨淄

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尚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旣死彰旣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旣能拒之于終何不拒之于始旣能斬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雖糜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于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于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于前也亦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旣欲殺之不卽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于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

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并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蒙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授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蒙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同功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蒙乎苟曰始終無二吾于法正未之敢信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眾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眾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達領命出城迎接曹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小見便問璽綬黃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

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意正而詞嚴章默然無語乃與賈逵

同入城至宮門前達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問此二語妙

甚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達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叱退

左右將士妙在不教之退而自退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

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於是曹丕安居

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未篡位先改元奇絕○諺云自壯封

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

曰武王曹操自比文王而曹丕偏諡之曰武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

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書關雲長水滸七軍擒獲于禁之事文字

照應之妙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居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教

看曹操的墳墓却看了自己的行樂既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

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圖書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

見以愧之

曹丕羞臣下是一幅畫難兄弟是之什詩看畫所以陶情吟當

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死遲後人有詩嘆曰

二十年來說舊交

可憐臨難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識

畫虎今從骨裏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

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

不知君臣之義者定不善處人兄弟之間

不從之即分遣二使

往二處問罪不日蕭懷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

先逼殺了一個

親不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曰與

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

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王為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

肉何也

是責曹丕

不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

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

是責曹丕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曹植之事不在臨淄一邊殺來只在鄴使口中說出筆法甚者不聞之大怒節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

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于人許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

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

醉倒密中醉倒難為孝子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皆

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合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戮丁儀字正

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一時文王及其被殺人多惜之文章不能免

說曹丕之母下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

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羣臣無一人為曹植請命者不見母出

殿慌來拜謁下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任蓋因自恃胸中之才

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吳氏為女之

其詞厲下氏為植之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故而罵孫權

親勿憂下氏洒淚而人不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

勸毀下勿殺子建乎不曰然歎曰子建懷才拘智終非池中物若不蚤除

必為後患華歆不知有一不曰母命不可違欣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

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

下文人之口不難助臣數主不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不曰

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

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

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姑恕縱使情人伐筆罪不至死若以

矣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

墜井而亡不指畫曰即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鬪牆下一牛墜

井死字樣阿哥做考官乃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 頭上帶凹骨 相遇由山下 欵起相搪突

二敵不俱剛 一肉卧土窟 非是力不如 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臣皆驚不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

否面誠中式偏不植曰願即命題不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

許犯着兄弟字樣前題在案牛章此題在常棣章植畧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四句詩賽過一篇求通其母下氏從殿後出曰兄何

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了

好文字猶然降等若文植拜辭上馬而去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

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以下按上曹丕漢中王聞之大驚

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

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讐以關公之仇仇之則私次討中原

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

罪乞誅此二賊立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不忌則生

變矣

恐其不降吳則降魏耳

可陞此二人為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立德從之遂

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素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

心腹人馳報孟達

本為欲治二人之罪却引出一人來

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禮軍捉

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素素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

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

馬超性直此時亦能用許素因酒醉恨罵

曰老賊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素曰公起本部

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領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

前被亮於劉璋今髮長木幾而復生異心

恐不但斷其頭

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素即將人與書解

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立德大怒即令擒彭素下獄考問其情素在獄中悔

之無及立德問孔明曰彭素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素雖狂士

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立德賜彭素死於獄

與張松事泄而死

素既死有人

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至謂劉封回守綿竹云云孟達慌請

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

王今孝直已死法正之死在孟達口中補出而漢中王我忘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

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

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主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

隨後來降也又因孟達一人引出兩人之叛達猛然省悟卽寫表一道付與來使當晚引

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特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

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

有爲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

朝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

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

哉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首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

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
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
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等事自致房陵上庸而
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思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
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
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立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
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伴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
可絕兩害

一舉兩得
殊不費力

立德得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

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人問

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帶

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禾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

達斡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淮信

與呂蒙取傳土

仁招糜芳一般意思

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不大喜遂加

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大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

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

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使人賁赴劉營招降劉封

與博士仁說糜芳相似

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悞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

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

劉封此時却與糜芳大異

次日引軍前來

搦戰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

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

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

便是誘封乘虛追敵之計

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

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

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早為十數回後

閉門射孟達作一樣子

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兵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

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

大書右將軍徐晃

與沔水之戰相似

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

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立德

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阻諫故

耳

今番却推脫不乾淨了

立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

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

此時悔聽孟達之言而不救關公又悔不聽孟達之言而不降魏矣

漢中王既殺

劉封後聞孟達招降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

此按兵不動

以下士按先主再敘曹丕

且說魏王曹不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

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瑩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

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

正爾居喪守制却使衣錦還鄉不如高祖之威加海外而歸也

恐人報大將

軍夏侯惇病危不即還鄴郡時惇已卒照應前文不為挂孝以厚禮殯塋

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此

此麟此龍不當來而來非魏之祚祥乃漢之妖孽耳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

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今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

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矯陳羣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

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魏家社稷今將建漢

代江山忽已移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非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學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王莽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丕

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羿浞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逼堯子奪舜璽而逼舜禪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爲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之旱啟賢王是也有禎祥而爲妖孽者如魯桓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瑞而瑞則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即謂之孽麟鳳黃龍非曹不受命之禎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墮雌雞之化而已矣觀曹不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與人心合也人有心天亦有心人心不予魏天心豈獨予魏哉然不予魏者天心也不予魏而終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違數即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心則可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爲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尊之也

漢高之返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有怪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學寵三思而周幾化唐若曹后者誠過之矣曹后之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爲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爲三云

立德之帝成都與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之筆子立德而不

予曹丕者正與僭之異也若論立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爲逆取而順守若論立德之卽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琨之妻而立之爲后似不免于瀆祖君子于此不能無遺憾焉

立德之稱漢中主也在曹操稱魏主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卽以獻帝臨之曹可奪而劉可矛也立德之卽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篡漢而帝室之胄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立德繼之是獻帝廢而未廢也宋之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人見獻帝歆奏曰伏覩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

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

語語喪心

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

陛下文皇帝之首

以山川社稷

以魏主上合天心

下合民意

則陛下安

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東吳詩一州州關

把一皇帝輕解討去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覲百官而哭曰朕想高宗提三尺劍斬

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

忍將祖宗大業等閑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議便華歆引李伏許芝近

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卽位以來麒麟降生

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

也何不竟指青龍見坐雌雞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

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言之難盡更兼上

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

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

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

陛下察之此等圖讖想亦華歆等捏造耳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

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

衰豈有不忘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

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未聞當日皇漢變帝大哭入後殿去了

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

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

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逆亂之事耶曹后深明大義言

未已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

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

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比係夫人之叱吳將更爲激烈不言

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

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遣大禍四岳

未聞有此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贊助功臣子孫何忍

作此不臣之事

月正元日未開唐

欽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蕭牆禍

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欽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

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

尚不知恩報德直欲合天下之人共伐陛下

使管寧而在不但割席當割其舌不但分坐當分其尸矣

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曰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

許與不許早發一言

露出昔日破壁面孔

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

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

天子之寶安得擅索

忠臣國之寶也符寶非寶祖弼是寶

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

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

詐稱禪位效虞唐

滿朝百辟皆尊魏

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

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

可急降詔以安衆心非安衆心乃安一身耳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贊

捧詔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內本是天子所賜乃曰獻納可嘆曹丕大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五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原非大然今臣之力

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

武之蹟今王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於窮慕焉今其追踵堯典

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一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

辭以絕天下之謗天下難欺與其詐讓不如從直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

大賢以嗣天位不曰天位不可讓而曰別求大賢便是欲天子避位之意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

魏王謙遜如之奈何天子若倍老十不更計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

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此是家傳今天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效于

父之詐臣導召以詐真堪羞殺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

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咨爾魏王土書謙讓朕竊為漢道陵遲為日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

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續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

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三十而放勳禪

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

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

也既畏此名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賁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

一臺名受禪臺前李肅雖董卓曾言築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

盡到臺下今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差人送來不算却便可以釋羣

疑而絕眾議矣丕大喜卽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

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

若天子第二次竟做假呆曹不將如之何

華歆奏曰陛下可築

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

到底不白

則陛下子孫孫必蒙

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于十月庚

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

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

衆目昭彰其罪愈著

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

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

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

神武極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

實受其賜今王欲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

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予我

唐典故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君其祗服大體遷舊國以新元

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于臺

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

張角所云黃天當立于此始驗

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

下諡父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大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

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于何地言訖扶獻帝跪于臺下聽

旨

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方信不是齊東之語

丕降旨封帝為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

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

陽公今日便行非宜名不許入朝

龍頭之惡一至于此追原舜路之分只在拾金一刻獻帝含淚拜

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

旁寫一筆見獻帝之難堪不謂羣臣曰舜

禹之事朕知之矣

天下有如此舜禹乎

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嘆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

一朝失却舊江山

黃初欲學唐虞事

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急

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此亦是祥瑞即虞舜當日四不驚

倒于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晌方醒烈風雷雨弗迷侍臣扶入宮中數日

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太

小官僚一一陞賞丕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曹孟德之疾既疑洛陽有鬼

究竟何鬼何妖不過因操奸如鬼故耳乃曰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以上按

以下接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為大魏皇帝于洛陽蓋造宮殿且

傳言漢帝已遇害此傳言之誤按獻帝察為山陽公漢中王聞知痛哭終

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立德因此憂慮致染成

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大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放下先主接救孔明周曰近有祥

風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華胄昇之

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皇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孔明但言

兼言天象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帝位漢中王覽表

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不篡漢自立

至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

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曹不逼勒天子之詔先主表相去甚遠眾官皆散三日後孔

明又引眾官入朝請漢中王出眾皆伏拜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

曹丕所弑王上不即帝位興師討逆不得為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王上

為君為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不以大德推之而以大義責之舍於

勸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為帝

與篡竊何異不言義不當立但言德不堪受漸漸相近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

乃設一計謂眾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

親到府中直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害着要立孔明答曰憂心如

焚病不久矣故作可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

瞋目不答先是先主作難此處却是孔明作難妙絕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

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

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興劉共

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從眾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不以已動之

之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妾得不憂乎既以羣臣動之漢中

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不服已德不堪但恐人心孔明曰聖人

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此言人豈不聞天與弗

取反受其咎此言天命當受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此句已應承孔明聽

罷從榻上躍然而起曹丕真病孔明假病立愈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眾官皆

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只露得一句口風漢中王

視之乃是大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
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
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
郎秦宓等衆也先聞其言後詳其人不可不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
也理怨一句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便難推調
卽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
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
聲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于皇天
后土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
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殺戮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
羣下將士以爲漢祀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懼無德忝

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皆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于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歷服

魏家之詔欺人漢家之文告天詔有三遍却不是真文止一篇却不是假

讀罷祭文孔明叫眾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

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

此讓雖是虛文然與曹不之讓不同

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

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

人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

與曹不一般改元先主却改得堂堂正正

立如吳氏為

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封次子劉永為魯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

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一樣做皇帝只此一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

語曹不却輪與先主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

仇是召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纂獻帝之
害關公之仇乃先關公而後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于階下諫曰不可先
獻帝者持以其事有先後耳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曾聞正直
言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卷四

一

五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泰訂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讐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爲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爲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翦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爲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卽爲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觀于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爲關公而死也爲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讐不可忍殺兩弟之讐又何可忍乎爲一己之私恩而

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爲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訾先主
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于此二人而獨爲先
主之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乎鍾會不能
踰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爲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
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
言李意止寫一字公明惟憑卦象李意自寫畫圖極相類又極不相類
而皆爲後文伏筆令讀者于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
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
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
不能以青城老叟止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亦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圖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局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慈畫圖一幅爲白帝托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佗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問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來敘一筆不漏如此敘事真可直遷史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其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君臣而後兄弟之私仇子龍獨見其大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

有切齒之仇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仇公也

兄弟之仇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子龍見識有大臣諫臣風不當以羣將目之先主答曰朕不為

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

使往五谿今屬湖廣武陵郡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回差使往園中遷張飛為

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園中牧使命賁詔而去却說張飛在

園中間知關公被東吳所害目叉號泣血濕衣襟是眞兄弟不諸將以酒

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爲後文

張達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眞替其淚俱從血性中流出忽報使至

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仇

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

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

安得獨享富貴耶獨生且不願何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

吳為後又製號曰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

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興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

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

此不諫征吳但諫親征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

孔明之諫在孔明口中補出今日公等隨我上教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

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

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不當親征主意又與

衆官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

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以手足論之先主缺其先主亦哭飛曰陛下

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

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仇若不

能報時臣寧死不見陛下也只說自家要去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

部兵自開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

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今後

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為下文伏筆○史稱關公善待卒伍驕于士大飛

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

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

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預為後文伏筆先主大怒曰朕

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非此一怒則眾宓面不改

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眾官皆為

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仇回時發落孔明聞知即上表救秦

宓其略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荆州有覆亡之禍捐將星於斗牛折

天柱於楚也比青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作者

過非孫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密金石之言以養

士卒之力別作良圖二句急著伐魏早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為水今伐吳之

矣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西川時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票騎將軍

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

應兼督糧草因趙雲曾諫故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

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

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

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掛孝

伐吳關公之死為江上有白衣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

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仇恨不明日便到

逆賊之境義氣凜凜是真兄汝安敢違吾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

卷四十一

五十前之鞭督郵是怒繼之鞭曹豹是醉今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

完備若違了限卽殺汝二人示衆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

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

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與糜芳傅士仁一疆曰但奈

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紹

以戒酒而爲部將所害前後相反而相對二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中神

思皆亂動止恍惚爲醒時之兆一則以前後相爲一時以夢乃問部將曰吾

今心驚肉顫坐卧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

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本欲以酒節哀不覺大醉卧於帳中飲酒

易醉悶飲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初更時分各藏短刃密入帳中詐言欲稟

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

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寫得張飛聲勢曹操見關公于匣中雖因聞鼻息如

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讀書至此亦為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嘆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

黃巾掃盡佐炎劉

虎牢關上聲先震

長坂橋邊水送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

智獻張郃定中州

伐吳未克身先死

秋草長遺閬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

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用為

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吳班字子衡前文所未及○當下吳班先發表章

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

主時先王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僚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

怏怏不樂顧謂眾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孔明去取西用

勸之而即聽然則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卧不安出帳仰觀天

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

關公之死先主感夢翼德之死先主見星前後相對

先主驚疑

連夜令人來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換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

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關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賁表至先主頓

足曰噫三弟休矣

結義之始先遇翼德又遇關公臨終之時先喪關公次喪翼德參差不同

及至覽表果報張

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眾官救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

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

苞也

張飛挂孝是一重孝張苞挂孝是兩重孝

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給授吳去了先

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欲為二弟報讐何可先自摧

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為卿

父報讐否苞曰為國為父萬死不辭

不但為父又為伯父

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

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人

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

此是制中暮服與張苞亦是兩重孝

先主見了關興想起

關公又放聲大哭眾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

今朕為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

腸張飛曾見先主為天子開公尚不會見先主為天子則年見而死一則未見而死俱為可痛言訖又哭眾官曰二小

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

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先主從來善哭何向此時哭上加哭宜其哭個

住眾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

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頃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

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白性中忽

敘出一個仙人與魏之左慈吳之于吉遙相映射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

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即遣陳震齎詔往青城山宣召震星夜到了

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青雲隱隱瑞氣非凡與臥龍岡相似忽

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童子彷彿相似震大驚曰仙童如何

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

起震曰真神仙也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

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

李意方行與隆中三請彷彿相似既至御營入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

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李意形狀在先主眼中寫出○寫李意三百歲人另是一樣光景知是異

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

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統

大軍報仇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何不於關公未死之前問之

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

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一扯碎此應後文連營四十皆被燒毀也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

上傍邊一人掘上理之上寫一大白字此應後文白帝北孤之兆遂稽首而去先主不

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為信即以火焚之為後文火焚之兆便催軍前進張

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

苞苞方欲掛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視之乃關興也二印人

與許褚徐晃爭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

習學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上於

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書一紅心旗上畫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

皆中紅心寫張衆皆稱善簡寫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

言問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

應弦而落寫關興○雁行可比兄弟不文武官僚齊聲喝采又寫苞大怒

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剛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

上馬縶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曹操銅雀

紅一綠相爭此處却是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

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欲寫二小將英雄故借爭印稍加

先主曰朕白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

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讐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

猶如此況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計利兄弟相爭者當愧死矣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

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命興拜苞為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為

誓永相救護挑關之後又是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

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以上按先主以下再敘東吳却說范疆張

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

劉立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大如之奈何百官

盡皆失色面面相見南人無用笑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

効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其討曹丕之罪諸葛瑾所見到

底與魯肅相似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兩國相爭通

使命一言難解賴行人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韓侯之所以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拜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歎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也人所不敢不與與已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恥爲篡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爲強爲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爲弱吾甚爲孫權惜之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砍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

所以然者失在爭荊州而開郤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爲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萬之師其旣也與劉爲讐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於此嘆與國之不可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爲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爲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爲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爲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軍覆龐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畧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爲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選哉

爲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鄺生勸立六國後以爲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其能讀

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入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不曾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爲難也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爲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卽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始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汝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荊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毋乃已甚乎晉侯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毋乃太甚乎然使讐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爲劉玄

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玄德之為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
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却說章武元年初八月先王起大軍至夔關今四川夔州府駕屯白帝城山名在夔州府

夔江白帝城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

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

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

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不似前番待魯肅之禮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

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荆州之事起將孔明說起要他看軍師之面納

其所前者關公在荆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此二句隱然責備關公反推在關公身上

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荆州又推在曹吳侯本不肯許

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

之罪非吳侯之過也又推在呂蒙身上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

今吳侯令臣爲使

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勸之又
說還荆州還降將以陪之降

永結盟好其滅

之

今日敢以巧言來說平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

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不篡奪不思勦除却爲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

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

次論和天下皆知陛下卽位之重輕

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竊爲陛下不取前還在兩家情

說前所言是私後所言是公先生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其戴天欲朕罷

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

洗頸受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

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講和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

有此一段議論

愈觀孫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

知人之明權

昔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立德義無

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

補四十四回中所未及

其言足質神明今日豈肯降蜀

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聞也

朋友不相信而君臣之相信如此為朋友者可以愧矣

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

真瑾見孫權可羞

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階下一人進曰某

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

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不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

先主不肯與吳其伐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

曹不其勢必至于此有些小舍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

恐孫權此時亦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

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

蜀兵故也

有急來求早已猜着

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寬表畢遂問咨曰吳侯

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

自誇其君

丕笑曰卿褒獎毋乃太甚

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也

帶言魯肅呂蒙自誇其君又自誇其臣

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是以己之長形彼之短為人所獲難乎為臣臣

為人獲難乎為君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

於陛下是其畧也

畧者權謀之謂也即將見前事解畧字甚妙

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

畧之主乎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

使能志存經畧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

摘句而已

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為章摘句即霸王亦不為也

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

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

不失東吳氣象

丕曰吳畏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何畏之有

不失東吳氣象

丕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前表魯肅呂蒙是借君不嘆曰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即降詔命太常卿邢貞質册封孫權

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加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

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

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

矣陛下何不早圖之劉曄勸誠見非所以助蜀正所以不日孫權既以禮

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孫權雖

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

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

虎添翼也此則書生之見耳魏即不封吳吳豈不能不曰不然朕不助吳

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有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劉曄

沈船曹丕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貞卿同趙咨捧執册錫徑至

東吳封說孫權聚集百官議禦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

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主爵蓋以則雖伯猶來受封

則雖王亦辱耳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却之則雖王亦辱耳

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孫權刑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厲

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與秦此簡雍彷彿相似

刑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趙咨足以服魏臣並車

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大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為主併魏吞蜀乃令

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眾視之乃徐盛也趙咨之後有張昭不謂刑貞

聞之嘆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却說孫權受了封爵眾文

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賞進謝恩孫權醜極早有細作

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

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日川旱路軍已到秭歸

屬湖廣歸州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王不肯接應王位九錫豈足以笑乃問文武

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眾皆默然權嘆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

呂蒙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此是激將之語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

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近權視

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與劉封本姓范正復相似孫策愛之賜姓

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嫻常從吳王征討累

立音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百惟中補敘孫桓來歷權曰汝有何策勝之

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

眾往擒劉備不過恃二勇夫便不是良策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

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

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與前遣周瑜程普日相馬援

得蜀兵已至宜都今湖廣利州府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屯於江都界口

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

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

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少年有可輕有不可輕此處以少年輕孫桓則可後

文以少年輕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

之敵以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即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

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敵以兩少年先主曰二姪同去甚妙但須謹

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

兵大至合寨齊起兩陣對圓桓引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

擁出二員大將皆銀鎧銀盔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

興橫着大砍刀再就吳將眼中寫出二小將聲勢苞大罵曰孫豎子死在臨桓時尚敢抗

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

大怒挺鎗直取孫桓此處獨寫張苞出頭未寫關興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

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馬輪蘸拍金斧接戰

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將為張苞連戰二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

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

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

苞腦袋便砍故作驚人之筆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助及問下文方知是

人不是鬼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起來興大喝

一聲劈李異于馬下此處關興突然而出却先見斬將殺見其人筆法奇甚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

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兵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

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此真關興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

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

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此寫張苞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

女兵只不見關興忽然又忽然不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

生

此又寫張苞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

此又寫關興

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來苞

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驢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

豪傑的馬即死也不漫然

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

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

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

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

朱然一軍不見斷殺出來

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

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

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能取勝

南亦能軍班曰不如

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却令伏

兵擊之則大事濟矣

前寫過興也此又寫吳班二將

馮習等大驚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

聽知孫桓領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

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

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然聽

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假報了朱然真報朱

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

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是朱然

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

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奔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

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

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關興

人擒一人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二人功勳正是相對未然聽知危急將

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此寫吳兵水路孫桓引敗軍逃走聞部將曰前去何

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奔

此寫吳兵陸路

走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

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圍至

秭歸來先主大喜傳旨就將崔禹斬却

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

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

王吳王太驚即召吳王商議曰今

孫桓受困於彝陵宋然大敗於江中蜀

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

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

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

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

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

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病疾帶病從征

為後文死于江邊伏線

却說先主從巫峽建

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

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嘆

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

有二姪如此英勇朕何慮孫權乎

輕老則失之黃忠重老輕少則失之陸遜

正言問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

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十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

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

先主之信漢升

與孫權之信子瑜
前後恰好相對

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

苦可去相助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

來助黃忠正是

老臣素矢忠君志

年少能成報國功

未知

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四二

聖賢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八十三回

戰虎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

主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爲演義粧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卽公之不沒于今日可以信其不沒于當年以爲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爲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傅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

主之兵可不取魚腹浦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剋關公之靈實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寧惟是卽孫權之縛送范疆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實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

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尚在而寬孫權豈肯以糜夫人之旣死而赦糜芳乎又觀先主之殺糜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難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于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惟書生而有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先軫免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各將一書生也張巡續

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雅歌何人子瑛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訾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爲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爲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爲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之烈張良非進圯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能負重而能忍辱者子胥惟懷破楚之畧故能乞食于舟陽范蠡惟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于石室自今大有爲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爲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賈詡而用之也關澤之薦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爲是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克國耆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

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

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荊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闕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闕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人一當猯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

正月敘起時序分明

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忠聞先

主言老將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

此老不強猶音吳班

與張南馮習接人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

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

未足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

也不老

黃忠不服老陸遜不

服少已見其老矣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

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

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意在得

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戰聞不三合被忠一刀斬于馬

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孫權賜刀照應來戰黃忠交馬數

合不分勝負忠奮力狠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

第一日黃路忠不老路逢關興張苞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

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興苞二人要助戰忠

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警之善奕棋者有人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

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為關公報

仇第二日黃忠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

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

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中箭後偏能不落吳

兵見忠中簡一齊來攻

讀者至此為黃忠著急

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

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

來得聲勢

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北營

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

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

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

不以江南為重而以中原為重與趙雲一樣見識

言訖不省

人事是夜殞于御營後人有詩嘆曰

老將說黃忠

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雙挽鐵胎弓

膽氣驚河北

威名鎮蜀中

臨亡頭似雪

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勅具棺槨葬于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

亡三人朕尚不能復仇深可痛哉

又因黃忠并念關張是主

乃引御林軍直

至虎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趙雲領兵先主自率大軍

二各至矣寺宣武二年二月申旬也自正月二十二日時序分明韓當

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此時不敢出面可謂快矣兩陣對圓

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盔蓋左右白旌

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自為帝之後須此一番福當大叫曰陛下今為

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

誓不與立于天地之間當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惇挺鎗出

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飛避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惇見苞聲若

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惇抵敵不住揮刀縱馬前來關

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惇倒撞下馬周平大

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此處雙寫二將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

人慌退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先主處處念着兄弟又與關用

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

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

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塘牌刀斧為首乃是番

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噤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

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早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

一箭射中頭顱寧帶箭而走甘寧病中箭猶能帶箭而走黃忠雖老可

于富池口坐于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其屍吳主聞之哀痛

不已具禮厚塋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神廟送客一程後人有詩嘆曰

吳郡甘興霸 長江錦幔舟 酬君重知己 報友化仇讐

劫寨將輕騎 驅兵飲巨觥 神鴉能顯聖 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虎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興第二

次又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仇

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裏裏往來

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與二月中旬追至山僻

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興曰西蜀小將迷

路到此求一飯充饑老人引入興到堂內點着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

當年便已如此何光今日興太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

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俱養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

之曰家家待奉何況今日為神平近來造生祠者生則祠之沒則已焉與關公大不同矣老夫只望

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

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逢狹路相逢天道

之巧往往如此可不畏哉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

門外一人面如重棗用鳳眼臥蠶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潘璋

門外所見與老人言中所使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欲待

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與興殺

之而關公與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大刀亦大却將潘璋首級擺於馬

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

出燒化甚細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來到為首一將

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又恰好處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

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見馬忠是害父讐

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

關興困在垓心與力孤勢危讀者至此又必謂關公此時聖殺馬忠矣忽見西北上一彪軍

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

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處苞與二人

兵少慌忙撤退此時馬忠即死糜芳傅士仁一併就擒豈不甚快然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虎亭來見

先王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王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

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於江

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既寫老人又寫眾軍藥芳怕德之有

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呂蒙詭計害了主公性命今望皇天

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出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

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就下手聽得

分明聲聲仔細與蔣幹聽周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

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

主此時不待關公顯聖却假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

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曰今阿斗太子是

我外甥但彼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有此數語愈見下文兄弟也二人計較

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

投猊亭而來糜傳之殺馬忠與范張反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

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于前曰臣等實無反心

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

第一才子

卷四十二

特秘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糜芳之不降曹操又相類

而相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

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更不

下有人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

祀三牲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于靈前親自用刀剖之

以祭關公三牲忽張苞上帳哭拜于前曰伯父仇人皆已誅戮臣父

冤仇何日可報甚緊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領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

賊與汝親自臨之以祭汝父地強張趙在吳而先主伐吳不獨苞泣謝而

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

奏吳主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

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

今此數人皆亡蜀有寇疆張達二人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

給遣使送還

步騭為此語是翼德有靈

交與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與會情其

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

先主言之矣

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

首綁縛范疆張達囚于檻車之內

馬忠是送死的范張是送活的一是私送一是公送

令程秉為使

賁國書望虎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

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出三

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認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

與曹操在

木匣中見關公正是相對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劍凌遲祭父之靈

亦是一副活三牲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仇人盡戮其恨可雪

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

先主怒曰朕切齒仇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

今先滅吳吳滅魏不肯得風便轉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色

程秉抱頭鼠竄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眾官

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闕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

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見機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

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决于吕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荆州

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畧儒生誠不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論之

當在周郎之上前破關公其謀皆出于伯言五回中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

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太事張昭曰陸遜乃一

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張昭不知諸葛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

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昭以書生輕之雍步騭亦曰遜

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雍嫌其望輕騭又嫌其才短闕澤大

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

薦得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前不聽魯肅

獨聽闕澤而用陸于是命名陸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

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而如

官領鎮西將軍百世中補敘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

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南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

才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權曰闕德淵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

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

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遜曰荷蒙重托敢不拜命但乞

大王于來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意在此壓服眾人故闕澤曰古之命將必

築臺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其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

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無不服矣如蕭何薦韓信故事權從之命

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

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

之曰聞以內孤主之間以外將軍制之比周郎為都督時倍覺冠冕遜領命下壇令徐

盛丁奉為護衛即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虎亭韓當

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乃孫堅舊將周郎尚

之當寫脊晚生名帖者安得不驚比及遜至眾皆不服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今遜升

帳議事眾人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

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

桓乃主上之姪見困于樊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

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上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又在

口中帶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早已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

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早無

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

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眾皆笑其懦不肯守次日陸遜升帳

吳者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記軍法已三令五申令各處堅守俱不

遵吾令何也

此時陸遜將將亦大難事

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

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王

上命公為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

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

其銳氣

韓當以言觸陸遜與黃蓋以言觸周郎一假一真前後相映

於是帳下請將皆應聲而言曰韓

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

介書生今蒙王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

忍辱負重

四字從來成大事人無不由此

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

此

謂始如處女敵

人開戶者也眾皆憤憤而退却說先王自虎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

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盡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

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如此處

火光二字與後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

各守險要不出先王問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

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又在馬良口中照先主

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諫曰陸遜之才

不亞周郎未可輕敵馬良與關澤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黃口一

孺子耶先主與張昭周遂親領大軍攻打諸處開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

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于山

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旗蓋韓當接着陸遜並馬

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寫韓當之猛現彼之戰遜曰劉

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

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于平原曠野之間正

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積屯于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

之為後文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戰辱罵百端遜

令聖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令堅守

以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謀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取
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馬良之智亦不與于陸遜先主曰
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
熱軍屯于赤火之中雖知避赤火又遇赤火則取水深為不便先主遂命
各營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
旨將諸寨皆移于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
奈何不言移營之不可而但言移營之難猶是第二着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
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于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
却今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若不遇陸遜則此計未嘗不妙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
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盡成圖本
問于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

聽則破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盡成四至入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只怕來不及馬良領命而去子是先主移兵于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知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于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蜀主有謀能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于周郎周郎受命于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于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關澤甘寧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

之顧雍亦驚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于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簡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立德之營先自連屬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人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

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開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開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開公一次說立德亦止此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畧相同真不愧難兄難弟

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猱亭之兵憤兵也驕亦敗憤亦必敗况以陸遜爲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符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白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苻太初非謝安能使之爲兵魚腹蒲之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于謝安矣况在入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

箇人情其神機妙算至于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

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不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于如此真非他書所有

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只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烟火處逃來又向路邊有烟火處走去以前之烟火爲真而誤以後之烟火爲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提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

為實而誤以後之殺氣為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着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

人種種變幻真天地間有數文字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大喜韓當周泰喜而欲出陸遜

喜而不出另有喜處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

老弱之眾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吳班更在陸遜眼中看出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

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

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於且中殺氣與後文望水邊殺氣正相映其下必有伏兵故

于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棋高一着先破猜破眾將聽了皆以為

懦次日吳班引兵到寨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

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誘曹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仁前後相似此等

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之法此其誘敵之

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二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

吾正欲令彼移營也此處尚不說明緣故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于關上

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

只見蜀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此時方信遜曰

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為此也此句已驗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

蜀矣此句未驗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果然信其前言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

乃世之梟雄更習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

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至此方纔說明諸將方纔嘆服後人有詩讚曰

虎帳談兵接六韜

安排香餌釣鯨鰲

三分自是多英俊

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

意權覽軍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其懦孤獨

不信

諸將上書又在孫權口中補出省筆之甚

今觀其言果非懦也于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

說先主于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

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黃權不諱移營在猇亭臣願為前驅陛下宜

任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眾官苦諫

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為黃權招魏張本先主自

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王百忙中

吳蜀兩邊忍敘北魏言蜀兵伐吳樹柵連營橫積七百餘里分四十餘

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

王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者皆羣臣請問其故魏王曰劉立德不曉

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曉諭也兵者此兵法之

大忌也立德必敗于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曹丕可謂知兵乃即亦不

輪于老子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

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

川吳兵遠去國中虛朕虛托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指日可

取也

前劉曄勸取東吳曹不不乘其危而取之今反欲乘其勝而取之詭譎之甚

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

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

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

又爲後文

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日

說馬良至川

又放下北魏一

人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

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

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

不好說得先主

却把別人來罵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

矣

妙在尚

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

火攻何以解救

先主一向慣用火攻此

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

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

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

奇絕令人測摸不出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料事主上若有失

當授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漢縣名在四川

奇絕令人一發測摸不出○于禁人魚膏之內陸遜亦幾盡魚腹之中開公得一魚孔明又幾得一鹿良大驚曰某于魚腹

浦往來數次未曾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

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于此時知之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授御營來孔

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

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

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

遜教皆退不用妙在不要勝先要獨喚皆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于

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

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于寨外五里如淳于

冊敗同有兵趕來當出救之邦不可追去預知其敗而使之二將自引軍

去了却說淳于丹于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眾

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挺鎗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佳撥馬便

回忽熱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

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

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

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

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破蜀之計吾已定矣絕徐盛丁奉曰蜀

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

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

然于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襄東南風用船裝載茅草依

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旱路只差二將與

路邦與周郎亦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礮硝各帶火種各執鎗刀

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

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却用間燒又是一樣燒法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

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

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自倒與曹操江中折旗相似乃問程畿音曰此為何兆畿

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驕敵極矣畿曰倘

是陸遜試敵奈何畿亦長于料事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

去了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動命關

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黃昏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是

一路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

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初更東南風驟起此句只見御營左屯火發

又是路火起一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與前共是順風火急樹木皆着此句

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

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

光連天而起與前其是四路火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德寫火光一句此時已不止四路矣馮習

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

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

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主一急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

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處為先主一寬正行之間前面一

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

馬鞍山山在荊州府樊陵川口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

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為先主一急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

遍野火光不絕又總寫火光一句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方寫岸上又帶次

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是第一日之火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

將引數騎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

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先主曰誰

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黃昏此是第二箇黃昏已關興在

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

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

後軍前是吳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

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陸遜第一路先遣朱然曰

朕死于此矣又為先關興張苞縱馬衝突殺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

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出故作勢無之筆以跌出下

得妙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此是第三日天明已只見前面

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

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又為先時趙雲在川中江州今屬四川重聞吳蜀

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遭

困雲奮勇衝殺而來前主初出兵時便令子龍為後應却于此處照出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

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于馬下殺散吳兵

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以前在火光中幾為赤帝今始是白帝矣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

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

應諸將寫救吳班張本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讚陸遜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

立德窮奔白帝城

一旦威名驚蜀魏

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

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吐曰吾乃漢將安肯

降吳狗乎馬吳為狗此時却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

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于吳軍之中

卷一百一十二

勝黃權
多矣

後人讚傅彤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

陸遜施謀用火焚

至死猶然罵吳狗

傅彤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面奔

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程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

赴敵而逃即在程畿口中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文臣

武將之風惟書生能忍辱亦惟書生不肯受辱後人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

身留一劍答君王

臨危不改平生志

博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軍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

纔得脫彝陵之圍自解前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軍殺來背後孫桓

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于亂軍之中

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 張南義少雙 沙場甘戰死 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續

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秦戰二十餘合被秦所殺番將能為漢死節亦為漢之忠臣

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

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獠亭兵敗訛傳先主死于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

西遙哭投江而死當夫人怒此吳兵之時何其壯也及說其攜呵斗自歸死則其烈不減于昔

矣後人立廟江濱號白鳥姬祠尚論者作詩嘆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 夫人聞難獨捐生

至今江畔遺碑在 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

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一實一虛前後不同遂勒馬回顧

眾將曰前向必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卽倒退十餘里于地勢空濶處排

成陣勢以禦敵軍

却是

卽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

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

讀書至此又疑

是開公顯聖

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

前面並無一人一騎

遜見曰將西沉殺氣越加

奇絕

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

往探看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

只此便是人馬

遜大疑令尋土

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

沖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

勢千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

陸遜以火爲兵不陸

遜聽

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于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

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

且看

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

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

忽然狂風大作

奉答一

風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

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此七百里連營更是聲勢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

計也却不道是惑人之術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于馬前驚

曰將軍欲出此陣乎絕遜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

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

之岳父黃承彥也先主三顧草廬時曾遇黃承彥一昔小婿入川之時于

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

變化無窮可比十萬精兵應孔明所言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

吳大將迷于陣中真要引他出來妙老夫適于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

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當面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于此

故特自生門引出也孔明明知陸遜不該死遜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承

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開公在華容道義釋曹

腹浦義釋陸遜矣後人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嘆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于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四川急難退矣非足畏其前却是料其後曹丕在陸遜算中陸遜又在孔明算中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應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其事在陸遜口中補出省筆之法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 勝算還須禦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文下分解



